

CD/PV. 53
5 February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三次会议最后记录

一九八〇年二月五日，星期二，上午十时
于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D. S. 麦克费尔先生 (加拿大)

出席者名单

- 阿尔及利亚：阿尼斯·萨拉赫·贝先生
- 阿根廷：A·杜蒙特先生
N·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 澳大利亚：詹姆斯·普林姆索尔先生
A·贝姆先生
M·威克斯女士
- 比利时：安德烈·昂克林克斯先生
J—M·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 巴西：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 保加利亚：彼得·武托夫先生
S·斯塔伊科夫先生
B·格林伯格先生
I·索蒂罗夫先生
P·波普切夫先生
- 缅甸：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 加拿大：D·S·麦克费尔先生
G·A·H·皮尔逊先生
J·T·西马德先生
- 中国：章文晋先生
俞沛文先生

梁于藩先生
杨虎山先生
骆忍石先生
俞孟嘉先生
梁德风先生
杨明良先生
潘振强先生
忻贤杰先生
潘菊生先生
周贤觉先生
葛绮云女士
李长和先生
徐留根先生

古 巴:

L. 索拉·比拉先生
V.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L. A. 巴雷拉斯·卡尼索先生
A. 希门尼斯·冈萨雷斯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鲁热克先生
P. 卢凯什先生
E. 扎波托茨基先生
J.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O. 沙费伊先生
M. 巴拉代先生
N.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T. 特雷费先生
F. 约翰内斯先生

- 法 国：
F·德拉戈尔斯先生
M·库蒂雷先生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J·岭克尔先生
M·格拉辛斯基先生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格哈特·普法伊费尔先生
N·克林勒先生
H·米勒先生
- 匈 牙 利：
伊姆雷·科米韦斯先生
C·哲尔费先生
A·洛考托斯先生
- 印 度：
C·R·加雷汗先生
S·萨朗先生
B·谢蒂先生
- 印度尼西亚：
S·达鲁斯曼先生
M·西迪克先生
I·达马尼克先生
- 伊 朗：
D·阿梅里先生
- 意 大 利：
维托里奥·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M·莫雷诺先生
C·弗拉特希先生
F·德卢卡先生
- 日 本：
大川先生
野野山先生
岩波先生

石井先生
官田先生

肯尼亚：
S. 希特米先生
G. N. 穆纽先生

墨西哥：
A.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M. A. 卡塞雷斯先生
L. M. 加西亚小姐

蒙古：
D.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L. 巴雅特先生

摩洛哥：
M.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理查德·费因先生
H.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乌卢·阿德尼吉先生
T. O. 奥卢莫科先生
T. 阿圭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M.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F. 巴尔迪维索·贝朗德先生
A. 德索托先生
J. 奥里奇·蒙特罗先生

波兰：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
B. 鲁辛先生
H. 帕奇先生
J. 恰洛维奇先生
S. 科尼克先生

罗马尼亚:

康斯坦丁·埃内先生

O·伊奥内斯库先生

V·图多尔先生

T·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I·B·方塞卡先生

M·L·娜加纳坦小姐

瑞典:

O·乌尔斯顿先生

C·利德戈尔德先生

B·斯卡拉先生

H·利耶格伦先生

L·诺尔伯格先生

S·斯特勒姆贝克先生

M·居勒斯先生

S·埃里克松先生

U·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L·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V·K·纳扎尔金先生

V·I·乌斯季诺夫先生

M·P·谢列平先生

A·I·丘连科夫先生

Y·P·克柳金先生

E·D·扎伊采夫先生

B·I·科尔涅延科先生

E·K·波佳尔金先生

联合王国:

戴维·萨默海斯先生

N·H·马歇尔先生

	P. M. W. 弗朗西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A. S. 费希尔先生
	A. 阿卡洛夫斯基先生
	M. 戴利先生
	M. 桑切斯先生
	P. 萨尔加多先生
委内瑞拉:	A. R.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南斯拉夫:	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先生
	M. 乔基奇先生
	M.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卡隆吉·齐卡拉·卡克瓦卡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里基·贾帕尔先生
主管裁军事务助理秘书长:	扬·莫顿森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〇年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

作为加拿大的新代表，我荣幸地第一次与委员会各成员国在一起，共同努力履行其重要职责。我十分清楚这个机构的崇高性质和参加本机构的各国代表对它的尊重。我相信在二月份，在我主持委员会的工作期间，我将能指望得到你们的充分合作和协助，当然，还有我们尊敬的秘书兼秘书长的私人代表和他高效力的秘书处的非常宝贵的帮助。

首先，我想提请委员会注意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委员会应以参加委员会工作各成员国所使用的联合国系统内各种语文提供同声传译、全体会议公开会议的逐字记录和文件”。在去年通过这些规则时，委员会达成了一项谅解，暂定使用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我想说明，中国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通知秘书长，中国将参加一九八〇年二月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根据协商一致通过的大会第34/83L号决议，秘书处已为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服务做了安排。

经非正式的协商，我的理解是，根据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今后，也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使用中文。

现在，请允许我以全体代表的名义向即将离任的主席、缅甸的吴苏莱大使表示祝贺，并感谢他在去年八月和委员会休会期间担任主席时谦虚和认真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我谨向来到日内瓦参加这次开幕式会议的各国代表表示最衷心的欢迎。中国今天是第一次出席委员会的会议，我想指出，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先生与我们一起参加了会议。我也想特别指出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瑞典外交大臣奥拉·于斯滕先生。我感谢这些代表们对委员会的工作的关注，并祝他们在日内瓦逗留期间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自去年八月最后一次会议以来，有几位新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我热烈欢迎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耶大使、比利时的翁克兰克斯大使、匈牙利的科米韦什大使——他作为匈牙利驻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已经做了出色的工作、日本的大川大使和扎伊尔的卡隆吉·希卡拉·卡夸卡大使。我祝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

(主席)

利。

请允许我也向伊恩·马坦森先生表示欢迎，他是裁军中心的副秘书长，自任职以来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参加会议。

今天，委员会已收到了以下的文件：

- (a) CD/55 号文件，题为“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秘书长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递送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裁军的各项决议”。
- (b) CD/56 号文件，意大利提出的题为“关于武器的国际转让的控制和限制”。
- (c) 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各国代表团成员的临时名单”的文件。
- (d) CD/INF.1/REV.2 号文件，题为“供各国代表团参考的关于会议安排和文件的基本情况”。

我已经请秘书处分发一份关于审议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召开下次会议的日期的非正式决定草案。我准备今天晚些时候再谈到这个问题，希望届时委员会能就此问题作出一个正式决定。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八节规定，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通过本届会议的议程并商定一个工作计划。议事规则第二十九条规定：“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应由委员会主席在秘书协助下拟订，并提交委员会审议和通过。”因此，我即将向你们提出一个议程。在考虑了大会的建议和尊敬的代表们之间的非正式磋商，有些已举行，有的还在进行，后提出的提案，我们即将拟订一个工作计划，按议事规则的规定，其中包括结束第一期会议和开始第二期会议的各个日期。

目前，我想简单地指出，在迄今为止已进行的协商基础上，我设想去年已经列出的、并在我们给联大的报告第二段中又重申了的十个谈判领域将仍然是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的议程也应在这个范围内制定。由于与我接触过的各国代表都向我表示了这一普遍看法，我希望委员会，特别在去年所取得的经验的指导下，能迅速处理掉这些组织方面的问题，及早在本届会议上集中讨论实质性问题。

由于我判断这是不少代表们的愿望，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打算在明天星期三、二月六日上午十一点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主要目的是商讨我们的议程。我们也可

(主席)

能触及我们工作的组织问题。我确信，通过这种交换意见，不仅是对主席，也对全体其他成员国都是有益的。

同时，已有不少代表登记要求发言，他们根据议事规则希望在委员会通过议程之前发言。然而，根据我们的惯例，作为主席，我想就我们的工作先提出几点看法。然后，在我们宣布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之前，先宣读秘书长给委员会的贺信。

在委员会重新恢复工作的此时此刻，在不少方面，形势与一年前相比已起了变化。我已经对中国代表们表示了欢迎，他们是第一次加入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的行列。这的确是个历史性的事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次全体参加了有关裁军的多边谈判。我认为这是个积极的因素，若不是全体常任理事国都参加，这种谈判的成败显然是有疑问的。

与一年前相比，委员会现在是在一种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从事工作的。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委员会至多也不过是以谨慎的乐观主义开始工作，而第一年会议的成果也公认是有限的。今天，在座的任何一位代表都无法说我们在裁军方面已接近于突破，同样，我们中间也还没有人可能提出另一种代替方法。因此，我们每个人的目标大概仍然是利用本委员会来加强国际安全。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在裁军方面进行多边谈判的一个机构，而且确实是个主要的机构。我提议，我们个人和共同关心的必须是维护互信和诚意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将能使委员会完成它的任务。

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面前已有了本届会议的一个活动范围。它包括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向联大提出的报告中的决定和建议。此外，还要考虑到新的因素和新的情况。联大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的第34/83B号决议中有两条规定直接与我们的工作有关。决议第1段促请裁军谈判委员会“毫不延迟地就其议程上优先裁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决议第3段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就综合裁军方案开始进行谈判，以便在第二届大会裁军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完成编拟工作，编拟方案时应以裁军审议委员会通过的建议为其基础。”

关于我们议程上的“优先裁军问题”，我不想去试图解释这些决议，我只想简单地提醒委员会，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交给委员会相当多的工作，有四个决议要求我们在本届会议“初期”审议有关禁止生产化学武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完成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问题；另一个决议规定要“高度优先”就全面禁试进行谈判；并且也要求我们就禁止生产放

(主席)

射性武器公约的条文“尽早着手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除以上这些项目外，联合国大会还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就禁止发展和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也请我们在处理“核武器的一切方面”这一项目的适当阶段，继续审议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的问题。第34/83G号决议要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各国就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及有关问题发表的意见进行“适当考虑”。

最后，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第33/91G号决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关于委员会成员的审查方法，并就此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也是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第33/71L号决议请我们委员会和裁军审议委员会就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125段所载各项提案和建议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审议的情况”。

我也想提到与裁军谈判委员会有关的第34/83B号决议的第2段，该段说：“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参加个别优先具体裁军问题谈判的成员毫不迟延地竭尽全力促使这些谈判达成积极结果，以便提交委员会，否则将其个别谈判的现况和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果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全面报告，以便按照上述执行部分第1段，直接对委员会谈判作出贡献。”我知道这一请求的措词并不为一切有关人士所接受。另一方面，我确信我能代表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国欢迎分别就核禁试和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恢复谈判，并希望这些谈判能很快结束，至少能由参加的成员国在适当的时候向委员会提出一份有关这些谈判的全面报告。

自上届会议以来，批准《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的程序遭到了拖延。但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不久就能恢复。核战争的危险是我们时代长期存在的一种形势。这些危险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因此，不让这些危险有所增长肯定是符合大家利益的。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间的关系很明显是至为重要的。联合国大会曾不断提请这些国家注意它们的特殊责任，而它们也的确认识到了这种责任。在国际形势紧张并处于危机的时刻，这种责任就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结束我的开场白前，我吁请委员会所有成员国以善意和灵活的精神制定我们的议程和从事工作。我仍深信，只要抱有这种高度的精神，我们将能成功地克服本届会议所会遇到的困难，从而将能使委员会取得具体成果以便提交下届联合国大会。

(主席)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这点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我们不能让如何进行工作方面的不同意见妨碍我们的共同决心。我们的程序允许我们同时就几个题目进行工作。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协商一致的原则能真正地、通情达理地得到贯彻。没有互让，谈判就不能成功。有人向我保证可以用某种程度的灵活性来进行工作。我将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你们的意见，并记住我们是为了各国间的和平与安全来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的。联合国大会刚结束了六个星期的艰巨的会议，审议了裁军和控制军备等问题的整个策略。另一方面，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指定的裁军多边谈判的论坛，我们现在必须要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

现在请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里基·贾帕尔大使发言，他将宣读联合国秘书长的贺辞。

贾帕尔先生（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下面是秘书长致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贺辞：

“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八〇年会议标志着第二个裁军十年的开始。我们是在国际形势面临最令人不安的发展情况下进入这一新阶段的。这些发展突出了裁军过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应该以新的活力来探索种种迫切措施，以致导致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摆脱对人类最严重的威胁：军备竞赛。

“委员会现将就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开始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五个核武器国家第一次全都参加了这个谈判机构，这为它的工作取得具体进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许多问题：直接关系到停止军备竞赛和加强不扩散制度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核裁军、禁止所有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都是迫切需要予以处理的问题，以便减少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持续增加和多样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可怕威胁。

“我一向认为《综合裁军方案》是裁军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能在贵委员会和其它有关机构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这样一项方案，我们就将能为达到我们的裁军目标迈出有意义的一步。

“特别在出现新的紧张局势的时刻，我们应充分利用可能的双边的、区域的或多边的安排做为持续不断的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在对付不断变化的国际形

(贾帕尔先生, 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势的挑战的同时, 必须记住, 今天可以得到的机会, 明天就可能消失。

“因为裁军攸关人类的生死存亡, 它是大家共同的关心和集体的责任。正如我最近所说: 在核时代不可能有胜利者, 而只有失败者。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国际社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注视着你们的工作。我谨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祝这次会议取得成果。”

贺辞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主席: 我感谢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的发言。请他向秘书长转达我们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重要贺辞表示感谢。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上午的会议上听取所有的发言, 我建议下午三点半继续开会。因此上午我们将听取五个发言, 其他留在下午。星期四的会以同样方式进行, 鉴于很多代表团都想在会上发言, 星期四在上午十点半和下午三点半开会。正如我前面说过的, 如没有人反对, 我们将在明天上午十一点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 讨论关于通过议程, 也可能谈到工作计划的问题。

就这样决定。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译自西班牙文): 主席先生, 我们代表团十分高兴现在是轮到您所代表的国家加拿大, 在一九八〇年我们进行审议工作的第一个月期间就任委员会的主席。确实, 贵国在裁军领域内作出的不倦努力和客观态度已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尽管它是两大军事联盟之一的成员, 然而它的不偏不倚的立场在很多场合下却是与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中过去称为“十五国集团”, 现在称为“二十一国集团”的成员国的立场相类似。

我也想申明, 我们是多么高兴, 中国已回到了它在这个委员会中的当然席位, 现在在这个委员会中, 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出席了。

今天, 我们正开始进行这个组织的第二届会议的工作。这个组织可能并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主要的多边裁军谈判的论坛。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必须十分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非常必要就至少某些, 如果不是全部, 议事日程上的主要实质性项目取得具体成果。这个目标是如此明显, 几乎不需要加以强调。在一九七九年, 我们能以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在实质性的问题上, 很少取得真正进展的原因: 我们不得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不把第一届会议的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制订议事规则和建立一个通过委员会每年议事日程的永久性机构上。今年，我们没有这种任务了，所以，要是我们今年再次两手空空地出席联合国大会，就完全是不可原谅的了。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下述事实，尽管去年的条件不利，我们能通过在几个实质性项目上进行非正式的磋商和交换观点，来进行十分有益的探索工作，从而，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在这些项目上达成所需的全体一致意见。

我们代表团将力求详尽地说明我们对委员会议程的各个项目的立场。这些项目是按照工作计划特地提交给我们进行审议的。然而，我今天的发言将是简短、扼要的。我只想谈一点我们认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一般意见。

乍看起来，我们似乎是在一种对完成托付给我们的任务不很有利的国际气氛中开会。但是，情况可能刚好相反。

墨西哥已清楚地说明了它在伊朗和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悲事件上的鲜明立场，最近它在主管的联合国机构在纽约开会时的投票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决不想重复说明我们所采取的立场。这不是适当的时间，也不是适当的地点。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他刚送给委员会的信件中所表达的意见。

然而，我们想指出，在我们看来，我们正在谈论的那些事件的根源并不象许多所谓群众宣传工具所传说的那样容易解释清楚。显然，这些事件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根深蒂固，并有广泛和众多的因素的。它们直接或间接的原因无疑地包括一些通常认为是无法估计、但有时却确实是关键性的因素。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认为这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是最为恰当的例子，我们该问问自己，要是两个超级大国和它们的盟国从一开始就认真履行十年前在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中所规定的庄严义务，我们现在为之深感痛心的这种局势会发生吗？要是认为其中提到的“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现在已经产生，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我们确实认为，在签订了这项条约十多年之后，我们有权利指望“停止核军备竞赛”——这在第六条中是明确规定要“及早”实现的——的目标以达到，而且在“核裁军”方面——也是在这条中提到的——也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们认为，所有出席这个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国家，都认识到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因为他们在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略多于一年半之前主动的以全体一致意见通过了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要是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文件绝对不是临时凑起来的，而联合国大会这些决议的基础是在筹备委员会开了五次会议，并由它的特设委员会经过五周的艰苦工作后才取得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并从现在中东的形势来看，我们认为当前不可避免的要求是，我们认为有关的国家，尤其是超级核大国应接受并履行《最后文件》中下列条款中所规定的强制性行动准则：

“2. 除非完全停止军备竞赛，否则军备竞赛的继续意味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对人类的生存都构成日益巨大的威胁。”

“11. 由于各国竞相大量积累前所未有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人类今天面临着空前的自我毁灭的威胁。单凭现有武库中的核武器，就足够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13. 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建立在军事联盟的武器积累上，也不能依靠脆弱的威慑均势或战略优势主义来维持。”

“18. 人类正面临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8. 虽然所有国家所作努力的最终目标仍然应该是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但是当前的目标应该是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执行停止并扭转军备竞赛的措施，并为持久和平开辟道路。就一系列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所指示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同时充分承认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作用，并反映世界所有人民在这个方面的重大利益。”

“12.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是同达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建立基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彼此信任的国际关系、以及推动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了解而作出的努力背道而驰的。军备竞赛妨碍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的实现，而且不符合《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主权、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不干预别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国内政等原则。”

正是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才制订并通过了联合国大会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只是由于人们有坚定的决心去履行并实施它的条款，我才敢于说目前在中东的严重局势可能会，自相矛盾地，有助于使我们今天开始的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期间进行的谈判取得成果。

在这一点上，我想回顾墨西哥外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上个月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的发言，他当时提到“国际形势引起了人们极为深切的关注。”

“我们现在有滑回到冷战中去的危险。大国之间的冲突已重新突出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们现在面临着施加压力和进行报复的措施与反措施不断升级的情况……

“大国现有新的、重大的责任。它们之间存在的具体问题是需要进行会谈的问题。应该作出安排保证这些冲突不至于加剧。需要进行思考。我们……呼吁它们履行它们的责任，以便在走向裁军的道路上作出更大的进展。”

由于我们代表团深信，我在这次发言中概括地提出的想法是正确的，它今年将一如既往地，从联合国诞生起直到现在，加倍努力地对通过真裁军的普遍能接受的措施作出贡献。为此，我们代表团将继续敦促要信守许多联合国的裁军文件，特别是例如我在几分钟前提到的、全体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所规定的义务。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在最近访问联合国时在大会一般辩论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所明确表示的立场。他当时表达了下列的观点，我将以此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必须一再呼吁大国要慎重和互信，直到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安全取决于削减并最后消灭它们的核武库为止……

“世界各国人民并不需要一个暂停发展和储存新武器的协定。他们需要的是建立在集体安全和社会正义上的和平，为他们自己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一个机会的和平。”

主席：我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章文晋先生（中国）：中国第一次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各国同事和朋友给予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我并愿祝贺加拿大代表团团长麦克费尔大使担任本委员会一九八〇年届会第一个月的主席，相信在你的主持下，会议将赢得一个良好的开始。

(章文晋先生，中国)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根据裁军特别联大的决定建立的，成员比原来的谈判机构有了扩大，主席制度有了改革，这是沿着民主化的进程迈出的有意义的步骤。中国决定从今年起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我们愿抱积极的态度同大家一起，探讨问题，为促进裁减军备以有利于和平作出自己的努力。

当我们跨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联合国宣布的第一个“裁军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过去十年中，关心和平的许多国家在裁军领域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在打破大国垄断裁军谈判方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容讳言，第一个“裁军十年”并没有给各国人民带来什么令人欣慰的成果。相反，超级大国在扩充军备、研制和发展武器方面不断升级，特别是那个竭力宣扬扩充军备如何危险的超级大国，其迷信武力，热衷扩军的程度，更不是他人所能比拟。十年来，这个超级大国每年至少提出一个所谓新的裁军建议，而每年又都在扩军的道路上跨进一大步。它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扩充军备，力争在一切方面取得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现在它的战略核武器已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大致相当，而常规武器和兵力则更取得明显优势。它的战略空军和远洋海军也有很大发展。它毫不讳言，它既准备打全面或局部的核战争，也准备打各种常规战争。从这些事实中，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裁军十年”实际上是加速扩军的十年。

随着扩军备战活动的加剧，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也愈演愈烈。超级大国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改变，也导致它们各自的总的战略态势发生某种变化。一个超级大国力图保持和稳住其现有阵地，另一个超级大国则一面在“缓和”、“同等安全”、和“不使用武力”等动听口号下，咄咄进逼，大力推行迂回包抄欧洲的战略，一面在亚非拉许多地区加紧进行侵略、干涉和颠覆活动，从策划代理人战争，制造政变、培植傀儡政权，直至亲自出兵，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阿富汗的武装干涉，表明行使军事侵略和占领的手段已经不限于“大家庭”的范围内，而是推广到第三世界和伊斯兰国家。这是其霸权活动升级到一个新阶段的危险信号。

主席：我想请中国代表暂停一下，因为苏联代表要求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译自俄文）：苏联代表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请求就议事程序发言。在我们看来，现在的发言人谈到的是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无关的问题。我们请您要发言人注意这一点，要求他不要转移委员会面临的要执行的任务，不要使用那些我们强烈地反对的措辞，也不要就一些范围广泛的问题挑起有争议的讨论，这只会使本委员会的工作更增加困难。

主席：我注意地听取了苏联代表提出的议事程序问题，我深信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包括尊敬的中国副外长在内都听到了。在答复这问题时，我只想说明，议事规则第三十条清楚地规定，委员会确定全体大会通常应按一致同意的工作计划讨论当时正在讨论的问题。但该规则又说，在全体大会上，委员会的任何成员有权提出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问题，并有充分机会就他认为值得注意的任何问题表明他的观点。我认为，苏联代表当然比我对这些议事规则要熟悉得多，因而，就我看来，根据第三十条的措辞，我们应继续这种讨论。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意见，委员会已注意到这一点，我也已引用了我认为是适用于这一场合的议事规则第三十条。现在我请中国代表继续发言。

章文晋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不同意刚才苏联代表的发言，我的发言完全符合本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然而，我不想离题，我将继续我原来的发言。

· 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看清，它所惯用的什么“缓和”、“同等安全”、“不使用武力”，都不过是骗人的词藻。所谓“同等安全”，其实就是要压倒别人，取得绝对优势。

主席：我谨向中国代表道歉，因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再次要求发言，我猜想又是关于议事程序的问题。我能否请这位代表尽可能明确些。由于委员会正在举行开幕式会议，我想我们都迫切希望听听所有代表们的发言，我们都了解议事规则，我请这位代表把他要澄清的议事程序问题尽可能明确地说清楚，以便使我们的工作能迅速进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译自俄文）我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而且，顺便说一下，我并未提到议事规则。因此，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议事规则，在我的发言中，我请您要发言人注意，他不应该转移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務。如所周知，委员会是要审议具体的裁军问题的。

我重述了联合国秘书长贺辞中的意见，他吁请委员会就裁军问题开始建设性的

讨论。您的发言，就我所理解的，也呼吁就我们聚集在这里要审议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卓越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中也包含了同样的意见。如果我们容许任何人随心所欲地谈他所想谈的问题，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将无法解决甚至一个裁军问题，或开始审查我们委员会的议程。

主席：谢谢。我提到议事规则第三十条，确实因为我认为这是适用于并关系到这一场合的规则。可是，我现在理解到你并不是直接提出一个议事程序的问题，而是作出一个呼吁。因此，我认为大家都已听到了这一呼吁。我请中国代表继续发言。

章文晋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只想说明我的发言完全与裁军的主题有关。我不愿有任何人把我拉到其它任何问题上，现在我继续我的发言。

所谓“缓和”“不使用武力”，就是要人们失去警惕，而它可以任意践踏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搞突然袭击。它可以公然蔑视联合国大会一百多个国家投票赞成的要求其撤军的决议，一意孤行地继续武装侵占。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还有什么保障可言呢？难道我们能不提起高度警觉并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尊严吗？

联合国宣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裁军十年”。人们对新的十年自然寄予美好的希望。但是，在这新的“裁军十年”的最初日子里，人们听到的不是和平的音响，而是武装入侵者的隆隆炮声。这是不祥的兆头。人们不能不预感到，八十年代将是充满危机、动乱和险情的年代。国际局势的动荡和战争危险的加剧，引起人们的普遍不安和忧虑。以裁军为名、行扩军之实的行径，激起了人们日益强烈的义愤。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讨论应该有一个新的起点。应该对维护世界和平切实有所助益。裁军委员会正是在这样情况下召开的。中国代表团是怀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抱着致力于真正裁减军备的严肃态度，前来日内瓦参加谈判的。在今天的发言中，我们愿意就裁军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我们认为，要使裁军取得真正进展，必须抓住国际军备现状的特点，切中时弊地确立裁军谈判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应为之奋斗的目标。国际军备现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军备。它们的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们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危险策源地。因此，为了防止世界战争，有必要要求两个超级大国率先采取行动，均衡地、大规模地裁减军备。在它们的军备确

(章文晋先生，中国)

已切实地、大规模地而不是敷衍地、徒有虚名地裁减以后，才谈得上让其他核国家和军事上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同它们一道按照合理的程序和比例进一步裁军。至于爱好和平的广大中、小国家，它们一般处于防御力量不足甚至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般说来，它们不是裁军工作的对象国家。对情况和性质截然不同的国家，如果不加任何区别，而简单地要求它们一律按照同一比例和规模裁军，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无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工作的真正目标。

因此，我们认为，超级大国率先裁军，是裁军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衡量能否真正裁军的重要标志。

在全面裁军不能彻底实现的情况下，人们希望通过局部裁军有所前进，这是容易理解的。确实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各国能够经过协商，达成一些有利于维护各国独立主权、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局部裁军协议，也是可取的。我们设想，局部裁军措施可以是对某种类型武器的禁止和裁减——例如，核武器、常规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或其它某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局部裁军措施也可以指各种地区性安排，例如建立各种和平区或无核区。局部裁军还可以是一些其它的专门措施，例如，保证无核国家安全、撤退外国军队、撤销外国军事基地，研究和传布裁军和扩军的真实情况等等。广大不结盟国家积极要求制订一项包含裁军原则和具体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我们赞成本委员会对此加以讨论。这样一个方案的制订，应该充分反映各国的合理主张和有利于争取实现真裁军的努力。

广大无核国家反对核威胁，要求得到安全保证，要求一切核国家承担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些要求无疑是正当、合理的。我们始终认为，消除核战争和核威胁的根本办法，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也明白，这不是容易实现的。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核国家至少应该保证：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早已主动、单方面地宣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并且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核条约的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我们现在愿意重申这一立场。我们支持缔结一项保证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愿为实现这一目标同大家共同努力。

许多国家要求优先解决核裁军问题。的确，核武器具有巨大破坏力，一场核战

(章文晋先生，中国)

争将为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核裁军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有人提出，核裁军的第一步是“停止生产核武器”。这种提法是值得令人怀疑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前各个核国家的核武库的规模，相差悬殊，更不用说那些无核武器的国家了。如果仅仅限于一律停止生产，那岂不是等于容忍某些核国家有权长期保持核优势并用以威胁讹诈其他国家吗？这个方案如此不顾现实并缺乏公正基础，因而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核裁军正确的第一步，应是让拥有最庞大核武库的国家首先裁减核武器，直到它们同其它核国家间的巨大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然后，才应是所有核国家一起参加裁减和销毁核武器。

有人还提出，要核国家，或再加上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家，另辟场所去讨论核裁军问题。我们认为，本委员会已包括所有的核国家，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它就是讨论核裁军的适当场所，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另起炉灶。

不少国家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我们对于凡是出于反对核武器竞赛和防止核污染的善良愿望的人，都抱谅解态度。但是，也须看到，仅仅停止核试验并不能制止超级大国的核扩军，更削减不了它们的核武库，因此，停止核试验本身并不能带来核裁军。

人们关心核扩散问题。中国是反对大国核垄断的。我们认为，在超级大国不断扩充核武库和进行核威胁的情况下，反而要一切无核国家放弃掌握自卫核力量的权利，显然是不公道的。至于任何国家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主权，更不应受到限制和侵犯。当然，这并不是意味说，我们主张或鼓励扩散核武器。

禁止化学武器是本委员会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超级大国拥有庞大的化学武器库，对人类造成很大的威胁。应该早日缔结公约，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并早已加入了一九二五年禁用毒气和细菌方法作战的日内瓦议定书。我们的立场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应该包括禁止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而且禁止的范围应把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销毁统统规定在内，并加上进行国际监督和视察，以保证上述规定的切实执行。我们赞成本委员会尽早着手直接谈判起草公约的问题。那种由少数大国先达成协议然后再提交委员会的作法，早已过时，不应该再予采用。

(章文晋先生，中国)

常规战争是人们面临的现实威胁，现代化常规武器的破坏力不断提高，消耗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人类资源也十分巨大，因此，对常规武器的裁减也不应被忽视。适当的办法是，把常规裁军同核裁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结合起来进行——我们就持这样的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当一些国家的人民已经惨遭侵略铁蹄蹂躏的日子里，人们也曾集合在这个“裁军首都”——日内瓦，就在这个国联大厦中，热烈讨论争取裁军和保卫和平的问题。但是美妙的言词以及各种独出心裁的公式，并未能阻止住大战的爆发。战争给全世界带来的空前浩劫和创伤，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人们决不希望历史重演。人们也从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霸权主义确实是世界战争的温床，霸权主义者总是疯狂地扩军备战，而又不断散布“缓和”、“裁军”的甜言蜜语。我们都不会天真地认为，裁军的讨论，会使霸权主义者放下武器，抛弃它们的扩张侵略野心。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联合起来，进行扎扎实实的工作。我们要把战争的危险告诉人民，提高人们的警惕。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行动，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侵略扩张计划。还要对侵略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决不屈从、决不退让。我们相信，全世界人民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推迟世界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

八十年代国际局势令人不安的前景，向一切为维护和平而奋斗的人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使裁军委员会面临历史的考验。是真裁军，还是不裁军或假裁军，这是裁军谈判有无成就的关键。我们真诚希望，裁军委员会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沿着真裁军的道路，取得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进展。

主席：我感谢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阁下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费因先生（荷兰）：多谢您，主席先生。我能亲自在委员会欢迎并祝贺阁下担任委员会二月份主席，深感愉快。阁下今后将以我们的新同事和主席的双重身份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也要诚挚地祝贺卸任的主席缅甸的吴苏莱大使，他不仅在去年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个半月担任主席，并且还以主席身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对我们的工作做出了最为宝贵的贡献。我们对吴苏莱大使深表感激。

值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一天会议之际，荷兰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致以热烈的欢迎。中国决定同我们一起寻求目

(费因先生，荷兰)

前尚未能予以掌握、但对军备竞赛的控制至关重要的办法，确实是近来形势恶化了的国际舞台上少数几项令人鼓舞的重大事件。

对此我以后还要详加论述。

我首先想要强调的是，荷兰认为：中国今天来这里出席使得本委员会的多边性质更为完善巩固。这是一件令人深感满意的事。中国和荷兰之间有许多共同关切的领域，在裁军方面也是如此。我们盼望为了进一步促进相互的和国际的安全的利益，来探索这些领域。这终究是我们在这个谈判机构中共事的主要原因所在。

为此，正如我们多次在本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中所强调过的，必须保持和维护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所具有的谈判特性。

这就要求我们全体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委员会面前的复杂技术问题。这也要求对我们外交往来中的对话性质加以非常的限制。积极争取和克制这两种要求是一个谈判机构所特有的，这同一个审议性的政治论坛就完全不同。

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可以也不应该同世界大事的严酷现实相隔绝。要是发生了一个超级大国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不结盟小国的事件时，委员会当然不能够对它们置之不理的。

因此，我必须在委员会中明确申明：荷兰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一个弱小的邻国进行军事统治的企图不仅威胁到世界那个地区的各个国家；而且也意味着世界性的缓和进程已受到严重挫折——我们曾经期望世界性的缓和将会迅速产生成果并导致全体人类的更大安全。

主席：我很抱歉，想要打断一下荷兰代表的发言。蒙古代表现在要求发言，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阁下是否提出程序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我很抱歉要打断卓越的荷兰代表的发言，但我想请求委员会听取一下蒙古代表团向阁下主席先生和卓越的同事费因大使提出的一项呼吁。我们呼吁委员会今后不要再去听取那些远离了从事裁军问题谈判基本任务的发言。这些发言无补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

主席：荷兰代表想要继续发言吗？

费因先生（荷兰）：是的，我要继续发言。

虽然这个不幸事件确实使我们这个外交谈判会议的任务更趋复杂，但在另一方面，上述的不幸事件也再一次强调我们需要更为强有力地寻求世界社会责成我们的裁军谈判成果。

那么，我们是否缺乏现实主义精神，对当前的事件置之不顾呢？人们是否会责难我们事已燃眉却还在那里迂腐地照常办事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肯定不是

因为，荷兰认为军备管制不仅有利于东西双方之间的稳定关系，而且是任何稳定的安全安排和一切国家——世界所有各地区——的和平的一个必不可少和绝对必要的因素。完全和军备管制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荷兰坚决支持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报所规定的一揽子军备管制措施和建议。我们希望这些建议将能遏制军备竞赛——特别是远程战术核武器领域的军备竞赛。

我们都公认并完全接受裁军谈判委员会是一个谈判机构，专门从事达成有意义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在一九八〇年也要牢牢记住。

这一点意味着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应当更充分地参与和从事议事日程上的全部项目，不只是参与那些符合本国利益的项目。

所有成员国的这样一种积极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正如我刚才已提到过的，这涉及到一切国家的安全，不仅是少数几个主要军事强国或军事集团的安全。

对荷兰来说，我们准备——即使在目前国际形势趋向逆转的时刻更是如此——积极同大家一起努力达成军备管制领域内的协议。我们不仅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准备这样做，而且也准备在荷兰参与的其他一切裁军论坛中这样做。

每当我们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外交活动显得充满希望时，我们准备派遣必要的荷兰技术专家来更深入地进行这些谈判并促使达成成果。

我现在要开始我的发言的第二部份，设法更具体地说明我们对委员会今年——至少是春季会议期间——应当如何进行工作的看法，提请大家考虑。

首先，我们认为，今年八月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可能是今年军备管制领域内最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事件。裁军委员会应当在其职权范围内竭尽全力来改善会议召开前的气氛。

(费因先生，荷兰)

这就意味着全面禁试的多边谈判应当尽早进行。这就需要目前正在进行三边会谈的三个核国家作出巨大努力来达成我们期待已久的成果。

正如我们以往屡次指出过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都认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批准。这个事实使得尽早地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更为必要了。这就明白表示停止核军备竞赛已被公认为是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的。

我们认为同不扩散条约会议同样重要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及早开始探索消极安全保证的可能性。在今年八月不扩散条约会议召开之前，如能清楚地认识这个领域哪些方面能够期望、哪些方面不能期望有任何成就，也许会有裨益的。我们认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五国单边宣告办法的实质内容，而把这个法律文书的性质——我们谈判的可能成果或许最后决定此种文书的性质——推迟到稍后阶段去考虑。和去年一样，消极安全保证可交由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去讨论。

但我们在全面禁试和消极安全保证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不需要影响给予禁止化学武器进程方面的优先地位。在双边谈判达成的协议和这个领域内已知的协议的基础上，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着手制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大纲。但是走得更远一点也完全是有可能的。我们可以探索双边会谈中迄今尚未解决的某些问题，例如协商委员会的职权问题和不同的核查方法等。我们也可进行一些详尽的技术研究，例如核查的范围问题。我们认为最好能在专家工作小组或更为适当的附属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

关于放射性武器，荷兰赞成在今年把公约草案定稿，但这只能在全面深入地予以审查了以后再定稿，而且最好交由一个工作小组去做。但这个项目不应妨碍我刚才提及的其他更为迫切的问题的审议。

在今后的几周中，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决定如何安排我们的工作。去年浪费了很长的时间从事程序性和组织性的安排。我们认为工作计划应当具有一定伸缩性，议事规则规定了这一点。我们赞成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因为工作安排问题交由工作小组去讨论最为适当。只要工作小组中所进行的协商能产生成果，我们对于工作小组采用何种名称：特设工作小组，或非正式工作小组，丝毫没有任何成见。

主席：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客气话。

主席：我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这番友好的话。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意大利代表团要和其他已经这样做的代表团一起，向阁下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本月份主席和加拿大新任常驻日内瓦代表，表示祝贺。同时我也要热烈欢迎瑞典的乌尔斯顿先生和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先生。我也要欢迎阿尔及利亚、比利时、匈牙利、日本和扎伊尔的新任代表。最后，我要欢迎助理秘书长和委员会秘书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

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天是在国际关系十分紧张——事实上处于危机——的时刻召开的。

和平与安全受到最近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制定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原则的行動的挑战。

世界公众舆论的反应是坚定有力的，全世界齐声表示关切和反对，拒绝接受象苏联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涉那样一种明显干涉另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并引起不稳定影响的行动。

意大利政府在每个适当的讲坛上都明确表明它的忧虑，并对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给予充分的支持。目前意大利担任主席的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也对此一致深表关切，并强调指出这是对“缓和”的严重威胁。

近几周内，世界上一些特别敏感的地区又听到了不祥的枪炮声，各地发生的事件又一次尖锐地提醒我们：军备竞赛是不安全感和猜忌的具体表现。

如果要使“缓和”取得进展，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国家严格遵守指导着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准则。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曾对欧洲地区确定了一些在本质上不容贬低或任意予以解释的严正原则，这些原则受到公然再三的违反，严重妨碍了国际关系的协调发展和旨在建立一个不受军备威胁的和平世界的努力。当我谈到《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各项原则时，指的是对主权所固有的权利的尊重、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和不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同时也指切实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而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则是和平的必要因素。

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渴望和平，但是动听的发言和公开宣布的良好意图都是虚假无用的，如果他们实际上采取的是威胁性武力炫耀和公开藐视国际法的一套相反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做法的话。

过去三十年来各国都保持着一定水平的军备，这是世界政治现实迫使各国这样做的严酷必要行动。

近几周的情势发展危害了国际安全，这种情势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我们权限之外的事情。我们迫切需要以坚定的言词和协调的行动来采取行动，以保证排除国际政治气氛日趋恶化的因素，扭转目前每况愈下的趋势。

意大利政府一直试图，目前仍拟不遗余力地努力，保证消除对和平的所有障碍和一切威胁。

建立在安全基础上的和平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朝向这个目标努力。这也是我们忠实和积极地参加《大西洋联盟》的目的。《大西洋联盟》这个防御性组织近几年来已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艰巨任务做出宝贵贡献。在这方面，我要重提一下：最近我们在华沙条约集团持续扩军的挑战下面作出旨在恢复远程战术核力量均势的决定时，我们一直牢牢地记住维持缓和的需要。大西洋国家曾一致向苏联建议开始就管制和限制这种力量的精确方针进行谈判，但不幸这一建议遭到了拒绝。

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同样酷爱和平，它是享有共同传统和文化遗产的自由人民的联合，现已成为维护和平和发展建立在信任、安全、欧洲各国间和欧洲与世界各国间国际合作基础上的关系的主要支柱。

意大利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一直是逐渐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意大利政府签署和批准了《不扩散条约》，它庄严地宣告放弃发展原子武器的权利。同时，意大利积极参加了互相均衡裁减军队的维也纳谈判，其目的是通过大量裁减中欧的军队来加强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作为日内瓦裁军谈判机构创始成员国的意大利一贯明确表明愿为一切真正旨在促进军备的管制、裁减和逐渐消除的努力作出贡献。

今天世界上，每分钟要为军事装备化费一百万美元。一九六五年化在军备竞赛上的费用达二千亿美元，一九七〇年是二千五百亿美元，一九七七年增至三千五百亿美元。目前，军费迅速接近四千五百亿美元。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本来可以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用于扫除饥饿、疾病、失业和文盲的大量金钱，现在正被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所吞食，这架机器制造死亡和毁灭，每年以更为现代化、更昂贵和致死性的装置所更新，这些设备一经使用就可能导致我们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毁灭。

罗马教皇在最近一次庄严的启示中提醒人们，以现代武器发动的冲突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悲剧和恐怖，因此需要致力于有效的裁军措施。我们大家——一般公民和政府官员一样——有责任思考这一问题，并把教皇的及时警告铭记在心。

最近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曾经说：“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上一切人民的重大利益。因此，一切国家都有责任为裁军领域的努力作出贡献。”

去年根据特别会议的建议而改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由于它的组成、经验和地位，现已成为目前国际形势下就裁军以及军备管制和建立信任等附带措施进行谈判的最适当机构。

五个核武器国家现在都成为这机构的成员，这还是第一次。中国决定从今年开始接受其核武器国家所应有的席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我们希望这一步骤将促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

三十五个其他国家的代表们也又一次出席了会议，他们已经在冗长艰辛的谈判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此外，去年通过的议事规则已能使委员会取得那些对裁军谈判的进展特别关心的非成员国家所提供的贡献，意大利代表团一方面尊重委员会目前的做法和程序，另一方面认为应更多地利用这种外来的贡献和合作，只要一个国家具有特殊有用的经验，就可以来帮助解决某些具体技术问题。

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通过有关裁军的决议中有十三项是特别责成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个多边谈判论坛采取具体行动的。

问题之一——缔结全面禁试（核武器）条约——是逐步导致核裁军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第一步，需要优先迫切予以注意。意大利代表团充分意识到有待克服的各种困难，特别关于核查这一复杂和关键的问题，我们再一次呼吁，希望参加三边协商的三个国家竭尽全力努力使其达成积极结果，及早向委员会报告其结果。我们相信委员会自己应当毫不迟延地开始谈判，所有成员国应当对条约的起草工作做出直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接、建设性的贡献，以便使条约能有尽量多的国家加入。

必须特别注意拟订一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协定。

我们不应忘记：有些国家已经储存了各种化学武器。这种武器曾在不止一次的冲突中被危险地使用过，而且只要具有粗浅技术知识的国家就很容易制造这种武器。

我们在上届会议期间满意地看到美国和苏联就其正在进行中的双边谈判进展所提出的报告。

我们期望这些谈判将能顺利地完成，但同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已具备足够的资料以便就拟订协定草案进行认真的多边协商。

这些协商可根据去年意大利提出并经许多成员国支持的提案进行，交给一个有专家参加的特设工作组开始进行。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继续审议的另一个问题是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根据其政治、军事和战略上的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一切现有提案究竟可行或不可行都应予以慎重的考虑。

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上届会议上提出了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联合草案。

这个草案值得加以慎重的考虑。它是对禁止可予确定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问题进行谈判的正确途径的良好范例。意大利代表团保留在适当时候提出详细的评论的权利，并要求就草案的某些条款进行澄清和解释的权利。

另一突出项目是外层空间条约附加议定书草案问题，这一草案是意大利在上届会议上提出的，旨在补充和扩大现有的法律条规以免在空间放置任何形式的武器。意大利代表团希望在委员会工作适当的阶段彻底审议该草案。

意大利代表团今天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有关管制和限制常规武器的转让这一微妙问题的工作文件，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相当多人的注意，它是公众舆论日益关切的问题的根源。

意大利认为目前事态的特征、复杂性和规模都需要早日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个特设机构来处理区域性的问题，同时着眼于全球性的各方面。

我们开始考虑该问题时，我们设想的是安理会的一个附属机构。意大利代表团曾就此向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的特别会议提出过建议，该届会议的《最后文件》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也在裁军审议委员会和大会上届会议上提到考虑建立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准备和一切与此问题有关的国家共同商讨所有的可能性和各种想法，也愿意不带任何成见地与他们比较和讨论我们的想法和建议。

意大利所设想的机构，正如我们的工作文件中说明的，其主要特点应是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工作的一个特设机构，由一系列的区域性委员会组成，每一特定地区的所有主要武器供应国和进口国都应有代表参加。

这个机构的全体会议负有拟定控制和限制武器转让的基本原则和方针的任务，而各区域性委员会则应在考虑了与安全、稳定和区域性平衡有关的所有适当要求后，制定出具体的措施使各有关地区的武器贸易维持在最低水平。

我不必在这里回顾或强调近几年来常规武器——其中许多是很危险的武器——的不断积累和扩散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含义，这一进程对维护和平与安全毫无贡献。

在我们今天提出的工作文件中，我们试图提出一个可供意大利代表团和各有关代表团进行更详细磋商的建议，同时也吸取了其他的经验，例如，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最近提出的创议，这种进展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在开始就议程上的各项目进行谈判时，我们谈判委员会应牢记多边裁军谈判的最终目标是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特别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已经对综合裁军方案的要点表示赞同，这些要点已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交给了我们，并拟在将于一九八二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提出一项就控制、裁减并逐步消灭武器的问题采取的综合和详细的方案。多年来意大利在联合国一直强调必需保证把一切裁军措施和努力结合在一项全球性的方案内。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和最近都提出了考虑到这种必要的详细的工作文件。因此，我们希望委员会尽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意大利)

开始审查这一方案的要点。为了不耽误就其他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可专门委托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来做这一工作。

我们认为综合裁军方案的定义从逻辑和现实的观点来看是在必要的范围内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其中有些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已经开始了谈判。这些谈判要具有适当的联系和意义：只有根据一项明确规定的综合方案，各个单独的措施——当然对他们自己本区域有意义的因素除外——才能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做出一贯的，或者说更为慎重的贡献。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我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乌尔斯顿先生（瑞典）：感谢你，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对我说的一番友好的欢迎的话，我也要感谢卓越的意大利代表所说的欢迎的话。请容许我借此机会，主席先生，祝贺你就任这届极为重要的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主席。我确信您的才能对我们的谈判是非常宝贵的。我祝大家在进行这一重要任务时工作顺利。也请容许我代表我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欢迎。

我们的谈判增添了代表世界很大一部份人口的声音。这是第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都出席了这里的会议。这是第一次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参加我们的工作。在裁军工作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

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出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贡献。

主席先生，

我们怀着忧郁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全世界已很久没有存在过这种普遍不安的感觉了。缓和政策处于危机状态。没有人敢预言在刚开始的十年期间情况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必须记住有关我们大家生死存亡的事情。

在过去十年间，人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东西方关系和推行缓和政策。这些努力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带来了一系列稳定中欧局势的协定。

这些努力也为我们带来了超级大国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关于削减中欧部队的谈判。

这些努力还为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的赫尔辛基协定铺平了道路。

缓和已使经济和政治制度不同的政府之间展开了新的对话，并扩大了东、西方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合作领域。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已制定了在和平道路上进一

(乌尔斯顿先生，瑞典)

步前进的方针。

和冷战时期存在的局势相比，这些成就表明了东、西方关系中取得的显著进展。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缓和受到了挫折并停顿了下来。怀疑和不信任再次占了上风。

去年，所有裁军问题中最重要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受到了东、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状态的严重损害。

事实上，一九七九年是扩军年，而不是裁军年。这一年的特点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军事预算高涨、决定研制新的核武器、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动乱日益增多以及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侵略。

这一年以苏联对一个小小的不结盟邻国公然进行军事干涉而告终。这一行动威胁到世界上一个战略性很敏感的地区的稳定，而且特别是损害了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和平合作的基础。

其他的一些大国目前正在考虑采取一系列的反措施。这种反应是意料中的。作为对全球力量均势的明显变化表示关注这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们有引起作用——反作用过程的危险；这种过程到头来是会变成无法控制的。

不准确的估计和错误可以引起一种恶性循环，使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双方都不想要也不希望要的冲突。

如果超级大国间的关系让不信任和怀疑占了上风，小事件可能升级成为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增加。在核时代，任何局部的冲突最后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的爆发。

很多人，其中包括政治领袖们，可能会自问：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裁军有什么用处？世界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吗？

这个问题是由于灰心失望和幻灭而自然产生的感觉引起的。可是，我们绝不能感情用事。我们的答复必须是坚定和明确的；在局势紧张的时代，继续进行对话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没有理由要掩盖局势的严重性。但重要的是避免夸大。世界末日的预言可能会自行实现。重要的是冷战的词句切勿再重复。东、西方之间联络的渠道必须保持畅通。决不能用宣传代替严肃的对话。

各国政府和人民可以从缓和政策的延续得到好处；如果逆转这种趋势，对我们

大家都是不利的。

没有一个国家能逃避两个军事集团之间一场核战争所产生的后果。在核时代，确实没有其他选择可以代替和平合作。

我国一向对缓和政策给予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容忍在和平和友好的幌子下对自由和正义进行攻击。我们一向强烈反对对超级大国将世界划分成势力范围和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以便追求它们自己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做法。

我们敦促超级大国继续进行对话，并不等于说我们忘记了或纵容其中之一在此时此刻把一个小的不结盟国家置于其控制之下。这不过是意味着我们提出了在核时代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

十年前开始举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决定是常识和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需要勇气和政治家风度来消除至今仍支配着东西方关系的强烈不信任。

我们曾希望一九七九年会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最终得到认可的一年。现在，它的命运看来很不肯定。这项条约并没有开始一个裁军的新纪元，而是成了批评和怀疑的对象。它被利用来作为提高军事费用到新的高度的工具。

我国政府吁请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等待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以前保证遵守这一协定。我们向这两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的国家呼吁。我们呼吁这两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考虑它们维护和平与国际安全的职责。

如果放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就会对所有其他裁军和军备控制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

如果美国放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苏联也会跟着这样做。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新一轮的核武器采购和部署。

如果放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随之而来的必将是为争取核优势进行徒劳的尝试。认为可以打一场核战争并且赢得这场战争的危险的想法将获得军事思想家和策划者的更大支持。

我们也促请双方就欧洲战区核武器问题立即开始谈判，不必等待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批准程序。

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均已宣布准备就这些武器问题开始谈判。

最近，苏联对这些谈判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希望苏联不要坚持这种态度。欧

洲的核武器竞赛必须停止。

长期以来，欧洲缓和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它容许在政治关系和裁军讨论得到改善的同时，不但让军备竞赛继续下去，而且还加速进行。这种内在的矛盾现在对缓和所增加的压力太大了。在这点上应归咎于两个超级大国。

在苏联部署了新一代的导弹和轰炸机之后，现在北约组织也在采取同样的做法，搞所谓核武器的“现代化”，这种说法往往掩盖了这些武器的质量又跃进了一大步的事实。

对于象我国这样处于东西方之间、站在军事联盟以外的欧洲国家来说，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军备竞赛常常看来是不合理的。军备竞赛在继续，好象缓和政策并不存在，好象赫尔辛基会议从来没有召开过似的。

就在高唱缓和的时期、在最高级会议上和在作出友好及和平共处的庄严宣言的时候，却已经作出了要增加欧洲的核武库的决定。尽管战后时代的欧洲政治局势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稳定，还是采取了加强欧洲核武库的措施。

尽管我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但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某些缓和协定是为了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事实上，不断增加的军备正在破坏这种安全。

军事部署一向是独立地进行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考虑能够左右改进或更换武器的决定。这些决定完全没有理会到因之而引起的政治破坏。

目前的军事集结是由一些荒谬的想法所引起的。

有一种荒谬的想法是，尽管已有了庞大的核武库，增加这些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必须认为，拥有可以使用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核优势——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另一种荒谬的想法似乎是，敌方武器库里有什么类型的核武器，自己的部队也必须有类似的武器来对付。尽管现有的核武器实际上已足以充分地对付某种核武器的袭击，核威胁的感觉却产生了。因此，这种感觉成了一种政治和舆论的因素，尽管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是没有根据的，但它还是政治领袖们所不能轻易地忽视的。

第三种可以争论的想法是，有可能在特定的战争状态下使用特定的一套核武器，而且核武器的使用将能够而且将会局限在这个水平上。这显然是假设敌方只会在同样的有限水平上进行还击或完全不还击。根本没有考虑到战争有升级的危险。

这种想法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人民相信核战争是可以打的。这就使核战争更有可能发生。

欧洲战略核武器谈判的目标必须是争取一个无核武器的欧洲。这个目标今天看来可能是个空想、而且显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但是,在进行谈判时记住这个最终目标是很必要的。

只有在那个时候,人们才能够判断对武器库、甚至对观念应作出什么必要的调整,以便逐步削减核武器的数量而不致降低谈判各方的安全。

互相均衡裁减军队谈判和欧洲安全会议都讨论了欧洲安全问题。欧洲的安全也会受到连续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战区核武器谈判的影响。

为了对所有这些谈判取得一个总的认识,必须采取一种综合的办法。芬兰政府在最近的一项倡议中曾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拟订一个包括欧洲裁军方案长期目标的大纲是很有价值的。

现在应该比以前更加重视欧洲的前景。

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在欧洲。欧洲今天已是军备竞赛的中心。今天,在欧洲的武器摧毁力量之大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虽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限制战略武器上,超级大国还是加紧在欧洲进行竞争。

如果欧洲的核武器集结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同意欧洲大陆能打核战争这一想法的地步。

因此,削减欧洲核武器的谈判是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大事,是关系到我们生存的大事。

所有正在进行的谈判迫切需要取得重大的进展。如果互相均衡裁减军队谈判的长期僵局能够取得突破、即使是不大的突破,也会产生很大的象征性价值。它可以向全世界证明,各方仍然遵循以力量均衡和相互利益为基础的欧洲缓和目标。

在欧安会的范围内对建立信心的措施取得进一步的协议也可以加强欧洲的安全。即将在马德里举行的欧安会后续会议为进一步对这些措施取得一致认识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会议也可能为今后作出更深远的洲际弹道导弹决定奠定基础。这些决定最终可能转而为全面的欧洲裁军会议创造先决条件。

瑞典并不参加互相均衡裁减军队的谈判,也不希望直接参加今后的战区核武装

(乌尔斯顿先生，瑞典)

力量的谈判。可是，采取改变北欧目前稳定状态的措施对谁也没有好处，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引进新型武器、不管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是逆火式轰炸机还是巡航导弹或其他武器，或者增加该地区的军事活动，都可能影响欧洲的稳定。

瑞典是欧洲的一部份。因此，我们的安全可能受到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进行的军事部署的影响。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涉及到我们的利益，我们都保留作出反应和发表我们的意见的权利。

我不打算在今天讨论本委员会面临的所有问题。请让我扼要地谈谈两个主要的项目。

人们一般认为，批准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后不久便可以达成全面禁试。但是现在整个过程已被推迟了。

然而，全面禁试是这么重要，我们促请尽早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不必等待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批准。如果在核裁军方面不能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

我想特别指出，如不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全面禁试方面取得进展，不扩散条约也许会碰到困难。我们甚至可能看到条约的现有威信受到损害。因此，在今年八月举行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以前，参加条约的三个核武器国家就全面禁试取得具体的进展是很重要的。

化学武器是最可怕的武器之一。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毫不拖延地开始关于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裁军谈判委员会建设性地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是对委员会能否在多边裁军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一个考验。

缓和正处于危机状态。前一个十年开始时的过高期望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复存在。如果我们让局势的发展失去控制，谁也不知道八十年代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必须动员我们一切的政治意志以制止走向冲突和危机。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不只是它们自己的事情。在贫穷和富裕的人民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军备竞赛是对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

和平合作政策不只是东、西方的事情，它是所有国家都极为需要的。

在局势紧张的时代，继续进行裁军和建立信心的谈判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我们追求和平合作，但并不等于我

(乌尔斯顿先生，瑞典)

们纵容这种行为。我们只是对核时代唯一的现实办法予以支持而已。

这个世界再也禁不起国家之间的信任进一步恶化了。也不能容许超级大国的冒险主义和强权政治把过去十年间取得的进步一笔勾销。

战争边缘政策是不适宜于核时代的。必须制止走向对峙和冲突的趋势。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现在必须联合起来扭转这种危险的潮流。

主席：我感谢瑞典外交大臣阁下的发言和他向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天下午三点三十分举行，那时我们将继续按发言人名单发言。

在散会之前，还有那位代表想发言吗？——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译自法文）：我要很简单地说几句话，以感谢您在会议开始时对我表示的欢迎之词。

尽管这是我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的第一次，但是我要特别指出，在我作为比利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成员的五年期间，尽管当时比利时并不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我还是极为关注其会议的工作的。

由于所有代表的友好之意，我当时尚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中建立了友谊，认识了许多人。当时，我对国际裁军努力和裁军规则的制订产生了极大和长久的兴趣。

今天，在会议桌周围，我看到了不只一个的友好面孔，这不但使我感到愉快而且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换言之，我是多么高兴和骄傲今天能代表我国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

本星期四，我将有机会对一九八〇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召开之际的国际气氛表示我的观点。尽管国际气氛，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其贺信所指出的，极为令人担忧，我们还是必须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作出一切努力以使本届会议能够取得国际社会对委员会所期待的结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对国际关系的改善，对和平与安全的维持所能作出的贡献，目前最清楚。

我愿对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瑞典外交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致敬，他们的出席巩固了我们的讨论。

让我向您们保证，主席先生、杰巴尔大使以及委员会的全体成员、秘书长的代表们，我愿和您们每个人恳切的私人关系，以及我国愿在其资源范围内进行合作，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创造工作气氛，以及促使我们工作成功所不可缺的信心。

十二时五十分散会

×× ×× ×× ×× ××